



罗振玉藏“元年铍”铭文所见地名“广望”考

徐俊刚

(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,广东珠海 519082)

【摘要】通过对罗振玉旧藏“元年铍”中未知地名“𠄎𠄎”新的考释,可以将该地名隶定为“望”,读为“广望”,即见于《汉书·地理志》的西汉广望。以往战国时“广望”多被划入燕国境内,从“元年铍”应为战国时赵国兵器可知,“广望”在战国时一度属赵国。结合铭文内容与史料,铍铭中的“元年”应为赵悼襄王元年,广望属赵时间上限应该不会早于赵孝成王元年,下限则为赵王迁八年。

【关键词】元年铍 广望 赵悼襄王 地名考证

【中图分类号】K928 **【文献标志码】**A **【文章编号】**2096-6822(2020)02-0144-06

罗振玉旧藏一件战国“元年剑”,先后著录于《贞松堂集古遗文》(简称《贞松》)12. 20. 2^①、《三代吉金文存》(简称《三代》)20. 47. 1^②、《国史金石志稿》2804. 2^③、《金文总集》7725^④、《殷周金文集成》(简称《集成》)11660^⑤、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》(简称《图像集成》)17975^⑥等。其铭文最早的摹本见于《贞松》,最早的拓本见于《三代》,其后几种著录文献皆以《贞松》《三代》为底本,《商周金文摹释总集》亦据之摹写。^⑦现隶写铭文如下:

元年□□佺(令)王襄右庠工市(师)奎(廉)生冶参执斋(剂)

【收稿日期】 2019-04-24

【基金项目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出土先秦文献地理资料整理与研究及地图编绘”(18ZDA176)

【作者简介】 徐俊刚,男,1983年生,黑龙江哈尔滨人,博士,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(珠海)助理研究员、博士后,主要从事古文字学、出土文献等研究。

① 罗振玉编纂:《贞松堂集古遗文》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,第112页。按,此版《贞松堂集古遗文》为《贞松堂集古遗文》《贞松堂集古遗文补遗》《贞松堂集古遗文续编》合刊。

② 罗振玉编:《三代吉金文存》,中华书局1983年版,第2123页。

③ 王献唐:《国史金石志稿》,青岛出版社2004年版,第2804页。

④ 严一萍:《金文总集》,台北艺文印书馆1983年版,第4511页。

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:《殷周金文集成》(修订增补本),中华书局2007年版,第6388页。按:三晋(尤其是赵国)多使用铍,以往被称为“剑”的三晋兵器,从形制上看几乎都是铍,“元年剑”亦如此,故本文改称为“元年铍”。《殷周金文集成》后附信息表,元年剑亦括注为“铍”。

⑥ 吴镇烽编著: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》第33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,第334页。按:“元年铍”本书中称“王襄剑”。

⑦ 张桂光、秦晓华:《商周金文摹释总集》,中华书局2010年版,第1769页。

“侷(令)”前二字,依战国兵器制度之惯例,当为地名。第一字尚能辨识,摹本作“𠄎”可从,也即“往”字的古字“𠄎”,又常被隶定为“𠄎”“𠄎”等,战国文字习见,以往研究均无异议。而拓本中第二字并不清晰,因而《图像集成》释文仅作“𠄎口”,《集成》释文则释作“往口”。由于此地名用字无法确定,故其为何地一直无从考证,唯黄盛璋先生在讨论此钺铭文时曾怀疑是战国时期赵国之汪陶,他说:“第三字为汪、匡、枉、往等所从声符,隶定作𠄎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有涅陶县,音虽通皇,字却不同。”^①后来所见研究文章凡涉及此兵器,或阙疑,或径引黄说。

今按,第二字摹本作“𠄎”,查检 1937 年线装本《三代》,轮廓近似,单凭拓本无法确认摹写是否准确。在最早著录该件钺的《贞松》的序言中,有如下一段话:

及戊辰冬,戢影辽东,复以著书遣日。念三十余年搜集之劳,未忍终没,翊途日所储复增于昔,乃以一岁之力课,儿子福颐、长孙继祖助予,抚写成《贞松堂集古遗文》十六卷,将付手民以传之。^②

可知摹本系罗氏祖孙所做,当能目验原物,所以摹本应具有一定的可信度。基于此,本文拟对钺铭中未释之地名作新的考释,恳请方家批评指正。

一、“元年钺”未释地名的隶定与考释

“元年钺”中的地名,为出土古文字材料中仅见,尤其是第二字“𠄎”尚未得到明确隶定。从字形来看,“𠄎”与“陶”字并无相似之处,故黄说将该地名释为“汪陶”未必可信。通过与已知战国文字的比较,我们可以对其加以释读。

通过比较,该字上半部分“𠄎”与“亡”字相近。战国文字中,“亡”及从“亡”之字多作以下形体,如表 1 所示:

表 1 战国文字中部分“亡”及从“亡”之字字形表

字形					
隶定	亡	亡	室	室(望)	𠄎(望)
出处	《侯马盟书》六七:二〇 ^③	《古玺汇编》1064 ^④	首垣令戈(《图像集成》17159) ^⑤	《郭店·穷达以》4 ^⑥	《清华一·程寤》03 ^⑦

① 黄盛璋:《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》,《考古学报》1974年第1期。

② 罗振玉编纂:《贞松堂集古遗文》,第1—2页。

③ 张哈、陶正刚、张守中:《侯马盟书》(增订本),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,第298页。

④ 罗福颐:《古玺汇编》,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,第122页。本文简称《玺汇》。

⑤ 吴镇烽: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》第32册,第220页。

⑥ 滕壬生:《楚系简帛文字编》(增订本),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,第1070页。

⑦ 李学勤主编,沈建华、贾连翔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壹—叁)文字编》,中西书局2014年版,第224页。

与上述字形对比可知,“𠄎”上部所从“𠄎”应该就是“亡”,其上部笔画“开口”与否的差异,可能是刻写潦草或笔画磨损所致。

其下部“立”即立,战国文字中相同字形可参考如下:

表2 战国文字中部分“立”及从“立”之字字形表

字形				
隶定	立	壹(當)	壹(當)	端
出处	中山王方壶(《集成》09735)①	《玺汇》0123②	《玺汇》3442③	五年郑令矛(《集成》11385)④

故该字从亡从立,可隶定为“壹”,因而,我们认为此地名应隶定为“壹壹”。

战国文字中“望(或望)”常省去“月”形写作“室”(字例可参表1),而望(或望)字又有从“立”之异写,写作“望”或“望”,如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40号简(CWJ1①:112)A面:“𠄎望(望)亭”⑤,又如《集韵·漾韵》:“望,或从立。”《正字通·立部》:“望,俗望字。”⑥《隶辨》:雍劝阙碑作“望”,注曰“《类篇》:望或从立”。⑦以上例子时代虽较晚,但可作“望”或从“立”的一个旁证。与“望”“室”二字相似,“望”与“壹”也仅是有无“月”形之别,因而“壹”应该就是“望”,也即“望”字的异体。

我们认为,地名“壹壹”可读为“广望”。从字音上讲,上古音“壹(往)”在匣纽阳部,“广”在见纽阳部⑧,韵部相同,声纽都是喉音,读音极近。从用字习惯上讲,战国文字材料中二字多有通假,如赵国圆钱“壹(广)坪(平)”(《货系》4075-4076)⑨、晋玺“壹(广)成(城)君”(《古玺汇考》第93页)⑩、楚国金币“壹(广)陵”⑪,以及《上博一·孔子诗论》简10“《淮(汉)壹(广)》之智”⑫等,皆是其例证。因而此件“元年铍”可依学界惯例重新定名为“元年广望令铍”。

“广望”不见于汉以前的史书记载,最早见于《汉书》卷二八上《地理志上》,西汉时有广望侯国,属涿郡。其地望据《水经注》卷一—《滹水》载:

博水又东径白堤亭南,又东径广望县故城北。汉武帝元朔二年,封中山靖王子刘忠为

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:《殷周金文集成》(修订增补本),第5141页。

② 罗福颐:《古玺汇编》,第21页。

③ 罗福颐:《古玺汇编》,第321页。

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:《殷周金文集成》(修订增补本),第6139页。

⑤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、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编:《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》,中西书局2015年版,第152页。

⑥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:《汉语大字典》(第2版),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,第2902页。

⑦ [清]顾藹吉:《隶辨》,中华书局1986年版,第152页。

⑧ 郭锡良:《汉字古音手册》(增订本),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,第413—414页。

⑨ 汪庆正主编:《中国历代货币大系·先秦货币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,第1032页。本文简称《货系》。

⑩ 施谢捷:《古玺汇考》,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,2006年。

⑪ 何琳仪:《广陵金币考》,《中国钱币》2005年第2期。

⑫ 马承源主编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一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,第93页。

侯国。^①

《太平寰宇记》卷六《河北道一七》亦载：

广望城，汉广望县也。武帝封中山靖王子忠为广望侯，是，后汉省。故城在今县西南五十里。^②

其地在今河北省清苑县西南。

尽管“广望”不见于先秦典籍，但西汉时的“广望侯国”有可能是沿袭了战国地名，在某些西汉侯国的国名中有类似现象。表3中列举了西汉侯国沿袭战国（属赵国且见于出土材料）地名的例证：

表3 部分西汉侯国名与战国地名对应表

西汉侯国名(置年)	战国地名(出处)
扶柳(高后元年,即前187年)	夫(扶)酉(柳)(《先秦货币通论》第114页) ^③
新处(元朔二年,即前127年)	亲(新)处(《货系》2487) ^④
封斯(元朔二年,即前127年)	枚(封)氏(斯)(《货系》2486、《有铭青铜兵器图录》一·14) ^⑤
皋狼(元朔三年,即前126年)	咎(皋)郎(狼)(《玺汇》0049、⑥《古玺汇考》第96页) ^⑦
离石(元朔三年,即前126年)	离(离)石(《货系》2422—2455) ^⑧

以上地名中，新处、封斯、皋狼、离石初置侯国的时间都与广望相近，因而侯国名“广望”虽然不见于先秦典籍，但仍有沿袭战国地名的可能性。

二、广望属赵的时间范围及铍铭“元年”对应年代

谭其骧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一册“战国·诸侯称雄形势图(前350年)”^⑨、李晓杰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·先秦卷》附诸侯国疆域形式示意图(前350年、前280年)^⑩，皆将战国时广望所在地区归入燕国版图。由铭文中的“执斋”可知，“元年铍”是一件赵国兵器^⑪，即广望在战国时

① [北魏]酈道元注，陈桥驿校证：《水经注校证》卷一一《滹水》，中华书局2007年版，第291页。

② [宋]乐史撰，王文楚等点校：《太平寰宇记》卷六八《河北道一七》，中华书局2007年版，第1377页。

③ 黄锡全：《先秦货币通论》，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114页。

④ 汪庆正主编：《中国历代货币大系·先秦货币》，第587页。

⑤ 徐占勇、付云抒：《古兵收藏系列丛书——有铭青铜兵器图录》，河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16页。

⑥ 罗福颐：《古玺汇编》，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9页。

⑦ 施谢捷：《古玺汇考》，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2006年。

⑧ 汪庆正主编：《中国历代货币大系·先秦货币》，第576—581页。

⑨ 谭其骧主编：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1册《原始社会·夏·商·西周·春秋·战国时期》“战国·诸侯称雄形势图(公元前350年)”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1996年印刷，第33—34页。

⑩ 周振鹤主编，周振鹤、李晓杰著：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·总论 先秦卷》(第2版)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，第557、561页。

⑪ 黄盛璋：《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》，第35页。

期曾经归属于赵国。广望何时从燕入赵,史籍没有记载,可以借助铭文进行推断。

根据目前已知的赵国兵器材料,这类由“令、工师、冶”三级监造兵器的年代,应该不早于赵惠文王(前298—前266年在位);铭文亦无“冶尹”“给事”的称谓,则年代不会晚于赵悼襄王(前244—前236年在位)。^①由此,铭文时代“元年”只能是赵孝成王元年(前265年)或赵悼襄王元年,广望属赵的时间也可据此划定。现结合有关史料试作分析。

赵武灵王、惠文王在位时期(前325—前266年),赵在其国土东端主要是与中山和齐在争夺,未见赵燕之间有大规模战争,见于记载的仅有城邑交换。据《史记·赵世家》,赵惠文王五年(前294年),赵与燕易地,赵将郑(今河北省雄县南)、易(今河北省雄县西)二地送给燕。^②从地理方位来看,郑、易均在广望以东,广望虽有属赵的可能,但战国时各国领土犬牙交错,互有交集,所以目前还不好判定广望在武灵、惠文之世即已属赵国。

赵孝成王在位时(前265—前245年),赵燕领土争夺开始增多。《赵世家》载,赵孝成王元年,齐田单率领赵国军队攻取了燕国的中阳。中阳,《集解》引徐广曰:“一作人。”《正义》曰:“燕无中阳,《括地志》云: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,在定州唐县东北四十一里,尔时属燕国也。”^③李晓杰先生认为,中山之中人未闻有属燕之记载,故在此不可将“中阳”改为“中人”,燕中阳之地望待考。^④其说很有道理。即便“中阳”就是“中人”,其地尚在广望之西靠近赵国一侧,也不足以证明此时广望属赵。

到了赵孝成王六年(前260年)时,秦赵长平之战后,赵国国力受到了重创,“武垣令傅豹、王容、苏射率燕众反燕地”。《正义》:“武垣此时属赵,与燕接境,故云率燕众反燕地也。”^⑤武垣在今河北省肃宁县东南,此时武垣位于赵燕边境,广望则在武垣西北。可以参考的是,赵孝成王十年(前256年),燕攻昌壮。《集解》:“徐广曰:一作‘社’。”《正义》:“壮字误,当作‘城’。《括地志》云:‘昌城故城在冀州信都县西北五里。’此时属赵,故攻之也。”^⑥从地理位置来看,昌城位于武垣之南,此时燕国疆域尚且能达到今天的河北省中南部^⑦,也可从侧面说明此时广望可能仍在

① 苏辉:《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,第76—79页。

② 《史记》卷四三《赵世家》,中华书局1963年版,第1816页。

③ 《史记》卷四三《赵世家》,第1824页。

④ 周振鹤主编,周振鹤、李晓杰著: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·总论 先秦卷》(第2版),第494页,注释6。

⑤ 《史记》卷四三《赵世家》,第1826—1827页。

⑥ 《史记》卷四三《赵世家》,第1827页。

⑦ 按:《集成》10998著录一件“昌城右戈”。孙刚认为,战国时期有两个“昌城”,一属齐,见《史记·乐毅列传》:“封乐毅于昌国,号为昌国君。”《正义》:“故昌城,在今淄州淄川县东北四十里也。”(《史记》卷八〇《乐毅列传》,第2429页)此地在今临淄故城西南四十里。另一“昌城”属赵,见于《赵世家》孝成王十年“燕攻昌壮,五月拔之”。《正义》:“壮字误,当作‘城’。《括地志》云:‘昌城故城在冀州信都县西北五里。’此时属赵,故攻之也。”(《史记》卷四三《赵世家》,第1827页)其地在今河北省冀州市西北。又,《赵世家》惠文王二十五年:“燕周将,攻昌城、高唐,取之。”《正义》引《括地志》云:“故昌城在淄州淄川县东北四十里也。”(《史记》卷四三《赵世家》,第1821页)认为赵将燕周所攻的“昌城”在临淄,此说实不可信,赵将无论如何不会攻入临淄附近,“昌城”与“高唐”并举,其地都应该在齐西境,此“昌城”也应是位于今河北省冀州市西北的“昌城”(孙刚:《东周齐系题铭研究》,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,2012年,第184页)。谭其骧主编: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1册《原始社会·夏·商·西周·春秋·战国时期》“战国·赵、中山”图(第37—38页)、“战国·齐、鲁、宋”图(第39—40页)即标注出两个昌城。吴良宝认为“昌城右戈”之“昌城”更有可能是琅邪郡昌县、西汉高帝时的昌侯国,在今诸城市东北(吴良宝:《谈战国时期齐国的置县问题》,《战国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》,中西书局2017年版,第186页)。该“昌城”更在临淄以南,赵师也不可能将其攻取。所以燕周攻取之昌城,仍应在齐西境。从地理位置上看,冀州之昌城靠近扶柳,何时属齐不得而知。

燕国范围之内。

赵燕之间形势的剧变,始于赵孝成王十五年(前251年),燕王喜派栗腹率军攻郾,卿秦率军攻代。赵将廉颇“大破栗腹之军于郾,禽栗腹、乐乘”^①，“于是乐闲奔赵,赵遂围燕。燕重割地以与赵和,赵乃解而去”^②。自此年始,赵燕之间长期处于赵攻燕守的状态:赵孝成王十六年(前250年),廉颇围燕;赵孝成王十七年(前249年),武襄君乐乘攻燕,围其国;赵孝成王十八年(前248年),延陵钧率师从相国信平君助魏攻燕。到了赵孝成王十九年(前247年),赵与燕易土,赵以龙兑(今河北省满城北)、汾门(今河北省徐水县西北)、临乐(今河北省固安县南)与燕;燕以葛(今河北省任丘市西北)、武阳^③、平舒(今河北省大城县东)与赵。^④此次易土,赵给燕的三城在燕长城附近及以北,可能就是赵孝成王十五年廉颇围燕时,燕割让给赵的城邑。此三城是燕下都武阳的屏障,《赵世家》所记赵几次“围燕”“围其国”,很可能已经兵临燕都城下,燕不得不割地求和,后来又以距离腹地较远的三城作为交换,以换取都城的安全。

赵悼襄王在位期间(前244—前236年),继续保持了赵攻燕守的态势:二年(前243年),赵将李牧攻燕,拔武遂(今河北省徐水县西)、方城(今河北省固安县南);九年(前236年),赵派庞暖攻燕,攻取狸^⑤、阳城(今河北省保定市西南)。^⑥可见赵燕的战场仍然深入在燕国腹地一带,这时广望仍属赵的可能性很大。

结合以上史料,可以作出如下推断。由于“中阳”是否是“中人”之误还不能确定,至少在赵孝成王十年,燕国的势力范围还能触及今天的河北省中南部,因而广望属赵时间上限大概不会早于赵孝成王元年;而铍铭“元年”又表明其亦不会晚于赵悼襄王二年李牧攻燕。由此,“元年铍”铭文之“元年”可限定为赵悼襄王元年。自赵孝成王十五年始,赵夺取了大片燕国城邑,并直逼燕国腹地,广望最有可能就是这一系列伐燕战役,即廉颇反攻燕国时为赵所得。广望属赵的时间下限应是赵王迁八年(前228年),秦虏赵王迁,公子嘉奔代,广望之地入秦。如以上所作考论无误,不仅解决了这件旧藏兵器铭文的疑问,增补了一处不见于先秦文献记载的县名,也为研究战国时期燕赵两国的疆域变迁提供了新材料。

① 按:此从《史记》卷八〇《乐毅列传》说。《赵世家》作“破杀栗腹,虏卿秦、乐闲”,应以《乐毅列传》为是。

② 《史记》卷八〇《乐毅列传》,第2435页。

③ 按:此武阳的位置,学界尚有争议,或以为即燕下都武阳,或以为即上文提到的“武垣”。详见黄盛璋:《所谓“夏墟都”三玺与夏都问题》,《中原文物》1980年第3期;周振鹤:《西汉政区地理》,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,第67页。

④ 《史记》卷四三《赵世家》,第1828页。

⑤ 谭其骧主编: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1册《原始社会·夏·商·西周·春秋·战国时期》“战国·燕”图(第41—42页)将狸置于郾以东,在今河北省雄县以南,任丘以北。

⑥ 《史记》卷四三《赵世家》,第1831页。